



斯大林与他的情人

叶利谢维·根德林

邱人家

I512.45  
43:1

列奥纳尔德·根德林 著

曲人家 译



# 斯大林与他的情人

中国文联出版社

065544

065544

原书名:《克里姆林宫内幕》  
原作者:列奥纳尔德·根德林  
出版者:伦敦《里查德·特列维尔斯》出版社  
出版时间:1983年

### 斯大林与他的情人

列奥纳尔德·根德林著  
曲人家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7.75印张 2插页 382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天津第1次印刷)

ISBN 7-5059-0853-7/I·593 定价:5.30元

## 内 容 提 要

本书采用女主人公，女中音歌唱家达维多娃自述的形式，以她与斯大林近 20 年的暧昧关系为主线，描述了斯大林鲜为人知的生活情况，展现了一个女性所认识的斯大林。由于达维多娃的特殊身份，使她得以接触当时苏联最高领导层的诸多人物，耳闻目睹了当时领导层之间斗争的内幕，本书对此亦有相当篇幅的披露。书内几乎涉及到那个时代的所有苏联高级领导人及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为我们了解苏联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情况提供了一份参考资料。

1900/10

---

# 第一部

## 1

我与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相识于1945年底。我们之间曾有多次令人难忘而有趣的会见。斯大林死后，有一次她问我：

“您是个有胆量的人吧？”

“要看对什么而言了。”我回答。

“我的往事需要回忆。您愿意把一个女演员的故事写下来吗？如果把我的叙述写成一部小说，我是不会反对的。这样也许会更好些，因为材料的真实性要求这样做。”

我给予肯定的回答。

“我为什么要迈出这关系重大、冒险的一步，向您讲述我与之保持了19年暧昧关系的斯大林那鲜为人知的生活情况呢？也许您会以为我想给自己生前增添点光彩或为死后留下轰动一时的恶名吧？如果是这样，您可就错了。我已有了俄罗

斯联邦人民艺术家和格鲁吉亚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得过勋章和奖章，三次获斯大林奖金。除了积蓄，我还享受因特殊贡献而发给的个人特别退休金待遇。我是第比利斯音乐学院教授，指导学生，还给私人上课。也许您会以为，这是一个愤怒的被抛弃了的情人打算向那位过去曾拥有无限权力而今已死去的领袖复仇吧？不，不，不是这样！我知道斯大林以他独特的方式爱我，并且总是急不可耐地期待着我的出现……可是，只有他已不在人世的时候，我才能够说在那漫长的岁月我受尽屈辱，强颜欢笑……

我是个女演员！大概我是多疑的斯大林生前唯一深信不疑的人，尽管他的助手中也有一位最忠实于他的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斯克列贝舍夫。

多年来我过着两重生活，我不得不在剧院排练、演出、音乐会和斯大林那狂热的，有时是歇斯底里般疯狂的爱抚之间苦于应付。

我之所以讲这些，是为了在我死后人类能了解另一个斯大林——一个女性所认识的斯大林……

## 2

我诞生在下诺夫戈罗德一个土地测量员和女教师的家庭中。不久我们家迁居到远东阿穆尔河岸的尼古拉耶夫城。从孩提时代我就迷恋上了原始森林、水上垂钓、夜晚的篝火、暴烈的阿穆尔河的咆哮。1920年日本人企图占领我们这个城市，于是我们被迫离乡背井，逃难到勃拉戈维申斯克。我中学毕业后教了几年音乐课。1924年我幸运地通过了列宁格勒音

乐学院的入学考试。当时的主考之一就是作曲家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格拉祖诺夫。我们这些大学生对他极为崇拜。这位德高望重的音乐家对我的歌唱才能十分欣赏。我在歌剧学校里演唱过卡门以后，就被邀请到马林歌剧院（基洛夫歌舞剧院）工作。我的舞台洗礼是演唱 П·梅耶贝尔的歌剧《新教徒》中乌尔班一角。

那时我已 23 岁，幸福得如登天堂。女友们都暗暗嫉妒我。我的每一个创作成功，这嫉妒都使我感到如芒刺在背一般。剧院开始安排我担任歌剧《阿依达》、《卡门》、《霍凡斯基之乱》中的独唱。我已为 B 角演员了。

当时主宰列宁格勒歌剧院舞台的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卡娅。她早就受到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的垂青，而季诺维也夫那时已成为彼得格勒的实际统治者。

有些夜晚的演出我是面对几乎空无一人 的大厅演唱的。深夜我把自己锁在宿舍里，避开所有的人，把嘴唇咬出血来，哭泣、叫喊、歇斯底里地发作一通。同时，我仍不懈地努力进取，期待着美好日子的到来。

1932 年初春，我们剧院来到莫斯科，在大剧院演出歌剧。我们得到预先通知，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斯大林要来看演出。大家因此十分激动，排练从清晨持续到深夜，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我极其渴望能在这著名的剧院舞台上演唱。正象以往一样，偶然情况又一次帮了大忙。索菲娅·普列奥布拉任斯卡娅患了喉炎。于是不得不用《卡门》取代《阿依达》，让我担任主要独唱。开演前的三个小时我一直在化妆。由于心情紧张，我一阵冷，一阵热，膝盖发抖，脸上和身上竟布满了令人讨厌的小

红点。那期待已久、又令人忐忑不安的第一遍铃声终于响了起来，接着是第二遍，第三遍。指挥走到乐谱架前，主要独唱演员们被请到台口。观众和演员的视线全都集中到政府包厢。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奥尔忠尼启则、布哈林、雷科夫、亚戈达、季诺维也夫、基洛夫、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等都在那里。我生平头一次这么近地看到斯大林。他亲切地微笑着，同大家一起站立鼓掌。热烈的欢呼声经久不息。

枝形吊灯缓缓熄灭。

乐队奏起了序曲。

这时，我不多的生活经历一幕幕在眼前闪过。幸好指挥亚历山大·梅利克·帕沙耶夫帮我进入了创作状态……

在大剧院的首演结束了，锦缎大幕最后一次落下来，大厅里回荡着暴风雨般的欢呼声。

小剧院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叶夫多基娅·图尔恰尼诺娃、亚历山德拉·亚布洛奇金娜、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阿拉·塔拉索娃等人抬着花篮，拿着一大束鲜红的玫瑰花走上台来。塔拉索娃吻我的时候悄悄说：

“韦罗奇卡，您唱得美极了。莫斯科已长久没听到、没见到这么迷人的卡门了。这些美丽的鲜花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送给您的。”

洋溢着幸福使我流出了眼泪。我被邀请去政府包厢，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已来到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们面前。

斯大林态度安详地说：“达维多娃同志，您对自己的成功可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自满，不要忘乎所以呀。”

伏罗希洛夫送我一盒巧克力，奥尔忠尼启则送的是一个



式样新颖的锦匣。在短暂的停顿之后，斯大林又对我说：

“达维多娃同志，您也许愿意来莫斯科生活，并在我们的大剧院工作吧？”

我回答说需要考虑一下。

“您这种作法是对的。对任何情况都要先想一想。而我们在这段时间内请剧院的领导同志研究您调动的有关问题。列宁格勒不会因此而失去光彩的，在那里普列奥布拉任斯卡娅同志干得就很不错嘛。”

我对他的关怀表示感谢。

斯大林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这是一种男子的、追根究底的、威严和估价的眼光。这一瞬间，这几分之一秒很快就过去了，但这眼光我却一辈子也忘不了。斯大林在心里已扒光了我的衣服，并审慎地估量着“值”还是“不值”……

一个月以后我收到了调入大剧院的政府命令。

我在列宁格勒时已与歌剧演员德米特里·谢苗诺维奇·姆切德利泽-尤日内结婚。从夫妻生活的最初时日起，我们的关系就很复杂，在长久的争吵之后，我们达成一致意见：我们俩都有权独自生活，但却下应离婚而失去对方。

## 1932年

### 3

大剧院管理处对我颇为赏识。我天真地以为这是对我的歌唱和表演技艺的应有重视。下管怎么说，我内心的理想是实现了。我是国家首屈一指的歌剧院的独唱演员，在这个剧院的

舞台上，最优秀的艺术大师沙利亚平、索比诺夫、涅日丹诺娃等等都进行过创作活动。

11月7日早晨举行了纪念十月革命的隆重大会，晚上演出里姆斯基—科尔索科夫的《普斯科夫姑娘》。在政府包厢中，斯大林起劲地与人谈着什么。8日晚上我应该去参加传统的克里姆林宫音乐会，但在六点钟时通知音乐会已取消。后来才知道，是斯大林的妻子、曾在列宁秘书处工作过的娜杰日达·阿莉卢叶娃去世了。

我象所有女人一样，对领袖的妻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很感兴趣。她聪明、漂亮、有教养、精力充沛吗？她喜爱艺术、音乐、绘画、文学、芭蕾吗？或许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刻板的党内女士——女学究吧？

我们这些对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很好奇的演员常常对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在参加官方招待会和听歌剧时都不带自己的妻子？

我在《徒劳的预防》首演式上看见了斯大林。十二月末他又来剧院听了歌剧《女魔》。

新年之夜我在克里姆林宫演出。音乐会结束后演员们被邀请参加节日晚宴，我被安排坐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身边。男伴们尽力不让我们感到寂寞无聊。斯大林吃得很少，并且几乎没喝酒。他以欣赏的目光看着我。我内心平静、愉快、轻松。晚会在午夜结束。

我在皮大衣里发现了一张便条，上面用我不熟悉的笔迹写着：“在练马场旁边有汽车等您。司机会送您去一个地方。保存好便条。”

便条没有署名。我感到极度的恐惧。无法同谁商量，时间

太晚了。外面是寒冷的风雪之夜。我把几个孤立的事实做了一下比较，想起了斯大林在大剧院包厢中初次见面时是怎样看着我的，为什么恰恰在这新年之夜的晚会上我与他并排坐在一张餐桌前？我尽力从头脑中驱除我已爱上我这一挥之不去的想法，终于冷静下来。漂亮的女子所以被创造出来，归根到底是为了让男人们去喜欢的。世世代代的哲人、贤者、诗人、戏剧家都写过这个问题。

在克里姆林宫大门口，一个中年人走到我跟前。他彬彬有礼地问候，以审视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然后说：

“汽车在等您，进车里您会暖和起来，现在街上太冷了，零下32度。”这位高个头、瘦瘦的陌生人把我领到汽车前，很殷勤地为我打开车门，帮我坐下来。马达大吼一声，汽车就加足速度飞驰起来。基辅火车站，多罗戈米洛夫城门一带陈旧房子的轮廓一一闪过。我们驶到一堵幽暗的围墙前停了下来，司机发出信号，从哨位上走出了军人和便衣。

“夫人，您有什么证件吗？”一个身躯魁伟的大汉问道，看来他是个班长。

他那沉厚的男低音十分震耳。我出示了身份证和工作证。大门自动打开了，眼前出现了一所漂亮的独家院落，很象18世纪末的古老庄园。一个一言不发的女人把我引入一间舒适的客厅。冻得满面通红的我，穿着皮大衣径直跌坐到沙发上。

“这么说您已经来到这里了，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听到了熟悉的、斯大林那非俄罗斯的喉音很重的方言。

“是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刚刚到。”

“现在让我们安置一下，把您的大衣脱掉。”

那个女人取走了我的皮大衣、暖手筒、帽子、手套，她那双

大大的灰眼睛里毫无表情。

“您大概饿坏了吧？咱们去餐厅吧，那里大概已经为我们摆桌开饭了。在我这儿不必客气。”斯大林温和地说。

双脚踏在柔软、毛茸茸的地毯上是多么舒服啊！小餐桌上铺着雪白的绣花桌布。桌子上摆着两份极精致的餐具，放着古制的银质叉子、刀子和汤匙。

一位彬彬有礼的、已经不年轻的俄罗斯女人侍候我们进餐。即使在大剧院的高级餐厅里也见不到这样美味的食物。面对这些美食佳肴，我胃口大开，高兴地喝了香气四溢的百年陈酒。我简直难以相信，在一月份的第一天就吃上了新鲜蔬菜：黄瓜、小洋萝卜、西红柿、梨、苹果。我都有点傻眼了。看到我这失措的样子，斯大林悄声说：

“他们从我这简单的储备中拿出了酒、鱼子、鱼、甜食、蔬菜、水果来招待您。”

“太感谢您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现在已经很晚了，我该回家了，而且您大概也累了吧？”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们需要认真地谈一谈。如果您不反对，咱们到别的房间去，在那里没有人妨碍我们。”

要听懂斯大林的话是很困难的，他的土腔非常厉害，我也不打算再问一遍。喝过浓浓的热咖啡和美味的格罗格酒以后，我完全恢复了正常，害怕和惊慌消失了。我跟在他后面走。原来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比我还矮些。我们走进了一个房间，那里放置着一个硕大而低矮的沙发。斯大林请我允许他脱下弗伦奇式军上衣。他把一件东方式罩衫披在肩上，坐到我旁边，问道：

“可以把灯关了吗？在黑暗中谈话会更轻松自如一些的。

我想同您亲密无间地谈谈心。”

他不等我回答就关了灯，于是我便落入黑暗之中。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开始拥抱我，我默不作声。他很老练地解开了我短上衣的扣子。我的心战栗起来。

“斯大林同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最亲爱的，不要这样，我害怕这样！放我回家吧！”

对我这种可怜的嘟囔，斯大林毫不在意。黑暗中只有他那饥渴的眼睛闪烁着明亮的火焰。我再次企图从他的强力拥抱中挣脱，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已经毫无退路了。斯大林继续吻我，抚爱我，他那硬得象鬃似的胡子扎痛了我的脸、下颏，刺进了眼窝。

早晨我恢复了正常，稍微吃了一点点东西。脸刮得干干净净，身上洒了香水的斯大林问我：“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您感觉怎么样？”

我沉默不答。他要我把便条还给他，马上撕成了碎片。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得到房子了吗？”

“没有。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住在剧院的宿舍。我打算在公共宿舍租一个房间。”

斯大林笑着说：

“我希望您能对我们共同度过新年之夜这件事保持沉默。您不会到处散布吧？”

“当然，斯大林同志！”

“您可以叫我的名字和父名。”

在分手的时候，他那蒙有一层黄点的灰褐色眼睛闪烁出光芒来……

寒冷恢复了我的力量。

斯大林送我的礼物重得压弯了司机的腰，他把装满食品的箱子送到了我的房间里。

当我在自己的便条本上记下了这几个情节的时候，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问道：“请您开诚布公地告诉我，我叙述的内容使您很厌恶吧？”

“万事开头难，但既然我们决定迈出这一步，那就无须痛苦，而应当继续承担起使命，直至结束。”

“请您千万小心，”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提醒我，“您的记录不能给任何人看，也不能同任何人谈论这一题目。请您不要注明日期，用卷烟纸打印一份，而且最好是每隔一段时间打印一些。我说这些是因为我相当了解国家安全机关的手段和势力。您应当明白，我们俩冒险的程度是一样的。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将不得不对一切都加以否认，您也应当采取我这种立场。”

## 1933年

### 4

我被叫到大剧院管理处，介绍我认识一位从莫斯科苏维埃来的领导同志。他请我过一周之后到他那里去一趟。就在同一天，我得到了一套三居室的独用住宅居住证。很快又为我运来了时髦的家俱，装了电话。

我每迈一步都感觉到他的关心。我知道，只要他还未找到“更好的”替代者，就不会放过我。这种前景对我适合吗？斯大林已经54岁了，而我只有28岁。差距太大了！但我能够违抗

他的要求吗？他是形势的主宰者。在任何时候，都可能由于他的古怪念头而导致我创作上和肉体上的死亡。

时间过了一个月。这期间他一次也没有来剧院。最末一个星期六，当我从办公通道入口走出来时，司机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走到我跟前说：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您要回家的话，汽车可以送您，请您稍等一下。”

司机的殷勤让我很高兴。到家以后我洗去化妆，换了衣服，我知道斯大林不喜欢袒胸露背的连衣裙。也是为了他，我穿上一双低跟鞋。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请我在汽车后座坐好。我发现暗色窗帘已经拉了下来。

还是那座熟悉的别墅，四周笼罩着一片古旧的寂静气氛。

几个献殷勤的、眼睛无光、象机器人似的职员帮我脱了外衣。我没发现斯大林是怎么来到的。

“人们告诉我，达维多娃同志，您已经得到了一套漂亮的三居室住房？”

“太谢谢您了！房子确实很好。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非常希望您也叫我的名字和父名。”

斯大林的脸一下子变成了深红色。

“请您记住，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不要打断我的话头，更不要指教我，违抗我，不要指示我该怎么做。我相当明白，对谁应当怎么说。”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恨。这样冒失地打断了他的话，并非我的初衷。斯大林怒气冲冲，砰地一声关上门走了。

我呆若木鸡，不明白、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以后该如何行

事。

过了一小时，这位具有无限权威、准备满足女人的任何任性要求的老爷回到了客厅。

“您想吃点什么吗？”他径直问道。

“谢谢，我不饿，已经在剧院吃了晚饭，很高兴能来杯咖啡。”

在卧室里他抽着烟斗对我说：

“我想在灯光下看看你的裸体，不用害羞，你一定得在所有方面帮我的忙。”

斯大林把自己的衬衫叠放得整整齐齐。

“喂，您干吗象个木偶，坐着不动？我在白白地浪费宝贵的时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亲爱的，难道人们就是这样对女人说话吗？”

斯大林关了灯，然后嗓音嘶哑地叫我。我朝有声音的黑暗处走过去……

他拿来了去皮橙子、梨、饮料、核桃、酒、巧克力糖。我一样也没动，只是伸直腿休息着。

“韦罗奇卡，您作客时不要让主人不高兴，尤其当主人是高加索人的时候。”

我偶然看到，在床边的小桌上放着一本福雷尔教授写的《性问题》。

“您可以拿去看。”斯大林萎靡不振地说，“这本书很有益，这是我送您的礼物。”

我什么也没有问。我知道，他主动叙述最隐密的私事的时刻肯定会来到的。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睡着了。我也略睡了一会儿。是他用手抚摩把我惊醒了。

“在我前进的道路上是没有停站和休息的。”他说，“我要继续走下去。你很美，你使高加索人血液激动、沸腾。我很难控制住自己。”

早晨他悄悄地起了床，没告别就走了。女管家慈爱地对我说：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到我们这里来，这样做很好。我们一向喜欢有人来。我已为您准备好了早餐：沙拉、煎牛里脊、煎土豆、可可茶，全是新鲜的，请吃吧，请别见怪，否则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会感到难堪，会以为您看不上我们的伙食。”

我大吃了一顿。

一位默不作声的女人送来了衣服。这老太太的黑眼睛鼓鼓的，鼻子很宽。嘴唇薄而弯曲，牙齿紧咬着，就象要打人似的！

## 5

星期天我本打算去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因为已经好久没去那里了。但是我青年时代的一个男友、列宁格勒的电影导演叶夫根尼·切尔维亚科夫打电话来约我，我们一块度过了一整天。我们在索科利尼基公园散步，晚上在餐厅坐了一会儿，到我家里吃了晚饭。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在电话里通知我，要我星期二晚六点在家附近等他。我从他的语调中感到了一种潜在的威胁。那